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年焜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四

宋 釋普濟 撰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
意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
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劒師曰無曰為甚麼

無師曰閣黎諸方自有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叅洞山問諸聖以何為命山曰
以不問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
向上事山曰不從問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
一句師曰好記取

金峯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峯普請般柴次峯問般柴人
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

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師
曰卧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
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
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
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
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絕饑渴者曰

絕饑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益州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會
尋抵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
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
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
師豎一指法眼別云
還有也未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矣
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
薪茶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
縷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棹斷問徧界是佛
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峯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
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
師曰六眸峯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庵然之
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

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為
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
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
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
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
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
倒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
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

明矣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藥力以蛇
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
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
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
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
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無了姓沈
見馬祖

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
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
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
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
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
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迴然
不換標的卽乖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界師曰白雲峯下猿

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
火畔坐熱向澗邊行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宏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
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
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
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揚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

相義光明卽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
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
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
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
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

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為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
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卽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
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靈泉仁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
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
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

法王劔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
懸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齧腰帶僧
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輓底流六六三
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峯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峯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
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
十萬餘

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
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堆堆覩者稀師曰恁
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闌黎作麼生師
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
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
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
鷺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

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
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
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峯頂汝報巴
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鎚煮
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纔到洪山便踪根四方八面不言
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
心師曰多年歷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門曰或遇新
歷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

臚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為湯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茅戶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聘生得一子姓箇甚麼

師曰偶然衫子破間外没人縫問如何是不落階級底
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
夜三更擘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
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茨當大道歷劫
没人敲問如何是異日已前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
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甕乍開蠅呖呖曰見
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徧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董董彌宇宙爛壞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

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如何
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
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
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
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
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
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襦衫
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
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
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
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

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垢
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叅師問萬仞峯頭
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
叅堂去師後令偈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
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
語不將他作叅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
月當空祇為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為明為照為道為路
為舟為楫為依為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

汾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請和尚不恡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舍珠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為甚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

者難為壽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踣跳斗子裏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舍珠山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金剛經疏
卷十四
曰舍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漢
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
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
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
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

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奴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住
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
磐陀石上栽松柏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
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
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
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為甚麼被水推却
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
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僧問如何是
新吳劒師作拔劒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
因今生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華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
底事師曰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
這山鬼窟作麼日照著後如何師曰吐精怪問千山萬
水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
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為甚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為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眨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

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
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蔥嶺不傳唐土印邊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
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番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為甚在南華裏師曰
為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
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為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條絲縷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鉤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鑒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後

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
全真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省
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
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師
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
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鄰信士

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卽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譴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

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
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
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
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叅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
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
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

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
水卽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
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
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
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

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轉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掌

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
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
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
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
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炙
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脈大似流星問

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之河如
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
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
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
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
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
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底句師曰
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戶不
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朔
方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
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點
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

水冷師有拄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見龍象頭角稍
低昂電光臨背上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
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
措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峯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
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鈎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爍破瑠璃色大地

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峯家風師曰向火喫刮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是廣
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
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
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為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
記得曰卽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

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挂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夷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
瘞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元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
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
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
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
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
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
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
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

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
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僧
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
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嵯峨萬仞鳥
道難通劒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
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
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

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
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
見僧曰聾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
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
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
得師子嚙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
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
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

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
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
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
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嚙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
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
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
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
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

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
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鵲卵天明起來
生老鸛鶴毛鷹鷂鷺鷥身却共烏鷄為侶伴高入煙霄
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稀恰似雲中鴈師嘗釋
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
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
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
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

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脈路玄玄絕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廬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卽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

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示不
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
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
遊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為求法罷偈
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
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
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
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于本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
附子蜀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
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叅三藏聖教與諸上座
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
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
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沈苦
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

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

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懷安軍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
王婆煮餛飩曰爭奈卽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背
却少年爺問寶劒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啗黑豆曰磨
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
寒

果州青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青原下十世

大陽元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
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
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卽心
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游宗席時圓鑑
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屈旦師來鑑
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
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
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

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
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怱怱我即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
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
襪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
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
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
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叅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
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

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
曰我這裏無閒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
為通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
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
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
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召大
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
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

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立路旁提為唱若能
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
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
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諸仁者既是不傳為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
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
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
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

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沈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上堂孤

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塞
求路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
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仁者
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師
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
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
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
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

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
天未曉隱裏俱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
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
鳳臺立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仞
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
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
妙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
尋討投筆奄息閣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

靈骨塔于寺北三峯庵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垂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婆竭出海

乾坤震靚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
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
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霄退身三
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
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
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
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

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鄽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為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

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栗

細如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
冰雪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
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
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
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會曾踏
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
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

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巍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

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卽蹉過慢行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卽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閨寂之門師曰莫鬧莫鬧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鳥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

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麤布直裰重
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措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要
用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戶復
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宮家
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
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為通不
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

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
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卽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
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死水出身一句作
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
鉢巖中面面相覩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
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
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曾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
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
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曾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
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為賤曰為甚麼不
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
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

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
蔔石舍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
士曰一步也不曾慕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
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隔為甚麼不
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

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
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
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
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
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

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閣黎師不顧子曰汝到
不疑之地邪師卽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
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
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
間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
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為分外
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
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

卽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
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
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
問邊人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
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
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
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
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

洞家風師曰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
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祇陀之
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鵲似雪孤鴈
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鬪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
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
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刺哉
無影樹畱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
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

所以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為增語到這裏
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
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為今時通途消耗所以
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
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
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
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
前卽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

為你不得法也為你不得祖師也為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為你不得山僧也為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為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犇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

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
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這裏薦得盡是諸佛
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
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
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眾曰更若凝眸不勞相
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
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
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沈

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間
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
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
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
內臣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重誓
不為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
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
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

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徒淄川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更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夫出家者為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閒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過聲過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

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為食大梅以荷葉為衣紙衣道者祇披紙元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卧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

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
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
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
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數古人為住持體例與諸人
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
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增減
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
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

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
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
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
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
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
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
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
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

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
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
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為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
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
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遮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
發心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
深為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
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

壺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
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
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
乃逝

隨州太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
未冠舉方畧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為僧
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卽悟心要子曰汝

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
續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詔師居之
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
僧問九鼎澄波卽不問為祥為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
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
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
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
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

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夷
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
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
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
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豈夯徧問
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
一箭一羣卽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
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

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
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
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
譖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
卽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
二三更若怱怱終成異見旣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
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
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

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
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
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
者其畧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
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
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
來特地寒靈峯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
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

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
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
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
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
蓋不卽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
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
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

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為因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

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為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為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

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
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唯心
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為
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
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
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
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
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

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卽

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
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
便承當錯認弓為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
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
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栢青青曰恁麼則

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甌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劔州賈氏子弱冠為僧徹澄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

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
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知通身泥水
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
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
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
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蘊月之意月無
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

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
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歷良久曰
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
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忽
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
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為誰栽上

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
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
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
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
寐語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
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
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
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

教錯舉

洪州寶峯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
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
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卽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
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卧泰詰之師曰旣
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
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
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

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鰲山也邪比至
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
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
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
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
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
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叅上堂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
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
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
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
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
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
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
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

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獄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
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
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
處獨秀峯挺出月朦朧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峯境
師曰若是寶峯境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
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

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
閣維得設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峯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空邪錯恁麼

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
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寔無為無不為天堂地獄長
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
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
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為休休休古往今
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吐上堂
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
曉碧霄雲外石笋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

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
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
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
曰波斯彈指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
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
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

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
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
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
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
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
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
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
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補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
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
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
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
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問如何是君
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
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
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

體鑒旁求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
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
為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旣而復曰丹霞有箇公
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
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
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
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

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
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立路
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
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
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
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

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
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
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
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為僧俾
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
已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迢
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

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
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
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
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
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
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

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
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痘子喫苦瓜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求指心要
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
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頭
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眾一拳拳

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駢玉馬曾於急
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足三鑄金
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
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
蓮鶯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
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
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
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

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

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
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
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峯
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
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
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便瞞某不得
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瞞
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

語契投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閒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峯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皋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峯不得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

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

為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
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
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
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煮麪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
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
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麪問僧你死後燒作
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
翻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

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
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
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
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
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峯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
問僧瑠璃殿上玉女攬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
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問
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

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
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
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
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
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汙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
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
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鎡玉線通時潛舒異

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
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
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
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
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
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皋寧崇先塔
于寺西華桐嶋謚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

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
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叅佛陀遜禪師嘗指
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
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
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
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
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
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

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卽造丹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鳥穿弊且易

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邪衆聞心
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
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
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
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
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
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
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

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
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
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
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
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
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
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

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
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
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鄺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
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
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
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
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

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

為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
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譬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
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貧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
有及贍眾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
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畧與之言別
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顧侍
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
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

七日顏貌如生奉金軀塔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
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
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
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
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為甚麼却造次
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愁有時癡非我途中爭
得知

處州治平湧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
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眾曰八萬
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峯
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

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
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
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
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
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
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

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
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
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
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
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從此竿頭絲線
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廬垂手所以道
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
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鋌一句作麼

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語乃曰
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
人瞋睡

寶峯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閔中之季子也
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
其父目為懵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

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嚴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凡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

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
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
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
察上下推求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
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
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
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
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

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
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
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瞋然覩見雖然得見渺渺
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
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閣維煙
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窠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
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

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
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羣
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
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興不自過遂往寶峰
求入室峯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
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
聞頓領厥旨峯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

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
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
絕迹蒼梧月鑱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
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
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
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
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如
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

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
喚作鼈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卧出谷鬼來
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
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
三月十三為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
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
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峯有年無省因

為衆持鉢峯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
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
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
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

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

蘿湖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

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

豁然有省

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

發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
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
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
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
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
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

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

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
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眾曰道得卽為下筆
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
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
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
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
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
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
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驀爾搥住問他道
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底法待伊開口
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
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顏綱

且要為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眾曰達磨大師
向甚麼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
作拈花少室峯前名為得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
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峯
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
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局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

清涼地剛被熊峯染汙他染汙他莫啾唧泥牛木馬盡
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
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華
和尚新據洪峯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
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鉋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
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疑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
路勸君休莫莽鹵眊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
此道今人棄如土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
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

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
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
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
手拽不肯入雪峯老漢抑逼人作麼旣到這裏為甚麼
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撓僧
問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
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

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暫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
子寐語作麼我今為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
為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
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
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
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為甚麼開口不
得照破四天下底為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
暢去金針雙鏤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
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
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
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

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
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為
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
無髑髏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眾曰鼻孔
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
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
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
峯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為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

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
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礮三尺劍待
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
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
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圓
闍無少剝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

是兼中至師曰齧鋏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
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
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
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
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
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
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

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
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
未照前雪睂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
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
深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
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

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
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
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
無滯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
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
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牕虛映芥投針
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
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

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皤皤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

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
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
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
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
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
破大地没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
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
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

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
仍敲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
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
一著尊貴難明瑠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
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
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
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
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

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
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
今要見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
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
眼卽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
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
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寔全身於明
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牕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真院
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
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櫟櫟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
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
上堂春風楊柳睂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
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
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
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

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
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
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
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劒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春
光迴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
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
碧潭清似鏡寶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

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
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
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
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
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
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為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
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

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水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
舉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
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
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
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
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
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勲不犯形跡

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廬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

卧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勲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卽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
泠泠一切色是佛色靚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為明
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
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問歇大洪聞之
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
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峯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
間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閒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
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尙為人一
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樓擻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

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
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噓噓噓呵呵大笑破鏡
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踣跳

無為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
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
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
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
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

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
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
金殿重重顯至尊師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
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
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
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
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長蘆
大休首衆卽罷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
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牕燒盡丹霞木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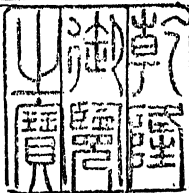
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
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
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
了無知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卽不然有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處卧煙
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盞子貯

清風



五燈會元卷十四